

鹊桥云
◎李斌

锦绣街

◎陈健全

锦绣街,位于如皋中山钟楼的南侧。这是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,在明万历《如皋县志》里有记载。明弘治进士、御史的马继祖住于此,街口有为其所建的“驄马坊”。因西汉时御史着绣衣,称“绣衣御史”,街由此得名。地名烙着历史的印痕,带着古城特有的韵味。到我小时候,锦绣街上,驄马坊已湮灭不见,倒是如城首屈一指的文娛中心。

从中山钟楼沿海阳路南行,过了百货大楼,就到了熙熙攘攘的锦绣街口。街头虽非店面,是国营无线电厂的厂房,而倚墙的小人书摊犹如花花绿绿的“书海”,成为一道风景。这儿的书既多且廉,多为一分一本,厚厚的才索价二分。定睛搜寻,英雄故事、历史典故的新书层出不穷,引得我眼馋心痒,陶醉其中。

从这里,最初读到的是本经典连环画《东郭先生》,绘画精湛传神,画中人物连同那“中山狼”栩栩如生,跃然纸上。我特别喜欢那个带兵的大将赵简子,羡慕那全副盔甲骑马弯弓射箭的英姿。从这本书中,我第一次知晓了战国这一历史概念,尽管年幼,但似懂非懂的内心好像“吱呀吱呀”打开了另一扇窗口。那时是个崇尚英雄的年代,《小英雄雨来》《小马倌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鸡毛信》等,令我摩拳擦掌,只恨无用武之地。爱不释手的,还有本土画家的连环画。有县文化馆张宝蔚的《火烧竹篱笆》,有南通沈启鹏的《虎口夺棉》、侯德剑的《董存瑞的故事》,以及沈行工、陈守义、袁峰的《水上交通站》,等等。常是日暮黄昏,书还未翻完,意犹未尽中,守摊的老太和气地说:“不要紧,明天继续来看吧!”

由东往西,过了青砖黛瓦的大华旅馆、几户烟火人家,就是我三姑奶奶家。一进葱茏的小院,井栏边的她见我来了,笑得满脸的沟壑更深了,忙丢下手上活计,到东房间找好吃的。一边拿个

桃酥或鸡蛋糕给我,一边说:“借花献佛,这还是你妈妈孝敬的呢。”三姑奶奶大名陈淑元,断文识字,快人快语。难怪她胜任锦绣街道妇女主任,又俨然是位姑奶奶,连我的名字都是由她取的。

往前,一幢大门朝北的建筑典雅又庄重。这就是如皋人民大会堂,又称如皋人民电影院,一、二层设有900多个座位。据说建于1951年,所有用砖均为古城砖,来源于所拆的明代城墙。迎面巨型立柱对称排列,铜门上方的水泥拉花墙面嵌有一个大大的红五角星,时代特征鲜明。除开会议的日子,东侧贴满海报的两个售票口大排长龙,若有好片上映,则愈加人头攒动,人声鼎沸。

小时候看电影,大多为学校组织的包场。开了场,身后放映室的小方洞里射出一道白光,通常先放一段“加演”的《新闻简报》,继而,伴着雄壮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,银屏上五角星闪耀光芒,准是好看的战斗片了。《闪闪的红星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平原游击队》《南征北战》《英雄虎胆》,以及抗美援朝题材的《上甘岭》《英雄儿女》《奇袭》《打击侵略者》等,无不拍手称快。这比看小人书带劲多啦,以至回校上课,电影里的镜头老是在眼前闪烁,不时浮现激战正酣的场景……

还有经典台词脍炙人口,小伙伴们活学活用,其乐无穷。夸赞同伴会出鬼点子,必然大拇指一翘——“高,实在是高!”一旦玩打泥仗,“各小组注意,你们各自为战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不许放空枪!”则是战术口诀。而败了的一方故作狡辩:“这不是我们无能,是共军太狡猾!”大家笑得前仰后合。

后来,随着风靡一时的《少林寺》《庐山恋》等,电影院更红火了。于是,对面的灯光球场也放起露天电影。它本是篮球比赛的场地,四周设有水泥看台。这下可

好,不必搬小板凳,也不对号入座,附近的居民喜大普奔,细伢儿雀跃不已。

但“沙沙沙——”放映机一响,自是安顿下来,沉迷其中。犹记看《渡江侦察记》,我特别崇拜饰演李连长的孙道临,他戴着军帽,话语硬朗有力,眉宇间的眼神特别有劲儿,那种沉着冷静、智勇双全的侦察员形象太帅了。结尾,李连长对刘四姐动情地说:“我们就要走了,我相信用不了多久,我们就会又见面的。”而刘四姐说:“不管时间多久,我一定会等你的。”回想这一幕,虽是雪泥鸿爪,但如夜幕中的璀璨宝石,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说来有缘,长大了,我在沪求学时,在华政40号楼礼堂见到景仰的孙道临老师,并聆听了他的精彩演讲。那年他65岁,宝刀不老,还兼任上海市演讲协会副会长。

20世纪80年代,灯光球场焕新成文化馆。一楼的阅览室书香弥漫,宽敞又明亮。每到星期天,座无虚席。《人民画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《大众电影》好像最为抢手,不得已,便凑人家身边看。直至有天,邂逅《新民晚报》复刊号,尤其对《夜光杯》一见倾心,即便功课再多,也不忘周末相会。忘不了,复刊号有著名导演谢晋的一篇《夜光杯抒怀》:“小小的夜光杯,也代表着祖国悠久的历史。举起夜光杯,斟满葡萄美酒,祝愿祖国百尺竿头,更上一层楼。”由衷敬佩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。由此,再看他导演的电影,从《红色娘子军》《女篮5号》《大李,小李和老李》到《天云山传奇》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芙蓉镇》等,也觉得更上一层楼。

此外,电影还带火一条街,不谈别的,就是苏家巷口的“万年青”理发店、点心铺及瓜子摊,也火爆极了。

20世纪90年代,这里又迎来锦绣今生。而今路过锦绣街,斑斓的光影似又萦回,连同阳光还是那么灿烂。

夏夜星图

◎彭常青

那年夏天,日光像融化的金子,密密匝匝倾泻而下,连风都带着灼人的热度。海滨、新明和我,三个怀揣不同梦想的少年在蝉鸣聒噪的暑假里,撞进一段浸润阳光与星光的旅程。

那时空调还是稀罕物,每到夜晚,暑气像浸了水的棉絮,沉沉地压在心口。巷口摆满竹凳,大人们摇着蒲扇赶蚊子。我们仨扒完晚饭,冲过凉水澡,屋顶上的风是流动的冰,裹挟着远处稻田的清香,蚊虫也识趣地退避三舍——那方被星光吻过的水泥地是我们私藏的避暑秘境。

斜倚在发烫的瓦片上仰望,星辰像被打翻的银砂在墨蓝的天鹅绒上簌簌闪光。天南海北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:从课堂上老师的口头禅聊到街边小卖部新到的跳跳糖,从电影里飞天遁地的英雄侃到隔壁班梳着马尾辫的女孩。也谈将来——海滨挥着手,指尖划过银河,说要当远洋船员,让船锚在七大洲的港口生根;新明挠挠头憨笑,说只想找份安稳工作,下班有口热乎饭菜就足够。望着他们映在星光里的侧脸,仍将回到校园的我,橄榄绿的梦却总在脑海里晃。多想站在祖国的界碑旁,看日出把国旗染成金红。

聊到眼皮打架,任凭身体陷在瓦缝里睡去。后来才惊觉,我们竟是以四十五度倾角半躺半立在坡屋顶上酣睡。那姿势活像三只被晒得半干的虾米,稍一翻身就可能滚成断线的风筝。可当时谁顾得上后怕?心里涨满的是对未来的热望和攥在手心的友情,连呼吸都带着几分露水的香甜。

海滨是天生的巧手,修电器时指尖像沾了星光。邻居家罢工的彩电、喘粗气的冰箱经他拆拆装装,总能重新哼起调子。但他从不收钱,说“修东西比打游戏过瘾”。我和新明像两条甩不掉的影子,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。拧螺丝时我们递扳手,测电路时我们举手电筒,等电器“活”过来,主人总会端出冰镇的酸梅汤,或是一碟刚摘的葡萄,我们仨便盘腿坐在门槛上,吃得汁水顺着下巴淌,把盛夏的甜

都咽进肚里。

白天,海滨的工具包在肩头晃悠,我们的影子被日头拽得老长。蝉鸣声浪里,看他蹲在老槐树下修电扇,看他站在杂货铺柜台后接电线,看人们握着他的手连声道谢,新明总在一旁默默递水。望着海滨额角的汗珠,我忽然觉得这双手不仅能修好电器,大概还能点亮很多人的日子。

夏天像握不住的沙,从指缝里漏得飞快。欢笑还没在屋顶凉透,告别的气息便涌了上来。最后那个夜晚,我们照旧躺在老地方,却没人先开口。

还是海滨先打破寂静,他望着远处航标灯的方向:“我肯定能当上船员,去看加勒比海的蓝。”新明用胳膊肘撞了撞他:“我要上班攒钱,等你靠岸请你吃火锅。”我攥紧拳头抵着瓦片,凉意在掌心漫开:“我会穿上军装的,到时候给你们寄带五角星的明信片。”星光落在我们脸上,那一刻仿佛能穿透时光,看见各自奔赴的远方。

后来的许多个夏天,我们都在不同的经纬线上辗转。海滨真的驾着巨轮穿越了好望角,在信里说见过南太平洋的暴雨把船帆撕成布条,也在北极圈的冰海里看过鲸鱼喷出的彩虹;新明进了开发区一家电子厂,从流水线做到小组长,信里说车间的空调开得很足,就是夜班的泡面不如当年的酸梅汤。毕业后,我如愿参军入伍,在海防前哨站岗,在演习场上摸爬滚打,军功章的棱角硌在掌心时,总会想起那个屋顶上的夜晚。

再重逢已是30年后的夏天,三个挺着啤酒肚的男人又爬上那栋老楼。屋顶的瓦片多了几道裂纹,星星却还是当年的模样。聊起这些年的磕碰——海滨遇过的海盜,新明被下岗的窘迫,我在比武场上的失利……酒喝干了,就对着月亮笑。

原来有些约定,真的能在岁月里长成参天大树。如今我们仍在各自的轨道上奔忙,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:那年夏天,三个少年躺在屋顶,把滚烫的梦想说给星星听。而夜风把那些稚嫩却坚定的誓言,织成往后余生的铠甲。

岁月
流金